

1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叙事三

叙趙武靈王立少子何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姓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后吳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叙事三

叙趙武靈王立少子何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恠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义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

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

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

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
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
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
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
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
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
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斝而食之三月餘而餓
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
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
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

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
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
痛乎

叙公子無忌救趙 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
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
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
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

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
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
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
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
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
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
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
也公子曰晉鄙嚙喏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
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

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
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致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
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
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
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
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叙毛遂定從

列傳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
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
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
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
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楚戰一
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
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
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叙范雎見秦王

列傳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

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

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

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

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
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
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
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
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
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
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
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
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

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
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
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
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
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
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
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
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

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其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

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叙荆軻刺秦王

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食中然其為人深沉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

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

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

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
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
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
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
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
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
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
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
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

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
下急過太子言光曰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
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
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
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
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
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
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
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

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
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
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
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
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
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
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
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
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
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
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
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
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
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
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
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
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
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
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
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
袒搃挽而進口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

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
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
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
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
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
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

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生之宗廟恐懼不敢

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恠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

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中水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

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敘武帝策三王 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

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奏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
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
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
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
湯等宜奉義尊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臣旦
一作關臣旦
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
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
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
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
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
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
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

與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
等詔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
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
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牝駢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
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
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牝駢剛之牲羣公不
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
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
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
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
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

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

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
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
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
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
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
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
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
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
諸侯丞相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

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

云云

右齊王策

及燕王廣陵王册並
已見前辭命之文

太史公曰燕齊之

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
使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
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
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

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
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
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駟案服虔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
失利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
為沒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
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
奇
日亭奏讞疑事必豫先為十一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楊士之明奏事即譴湯應

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
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徐廣曰
詔答聞

也如今制
日聞矣

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

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

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

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

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

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湯口所
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

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

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
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
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
爪牙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
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
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
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
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

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

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

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

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

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

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

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

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

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

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贍餉者一百人為解脫死

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

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

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

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

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

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

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

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

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

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

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

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

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家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鉞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譖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磨爛獄中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
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
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
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
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
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
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
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
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
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
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

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
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
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
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

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
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
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
坐誅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
匿以文辭避法焉

敘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
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
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
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
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
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右蠡王攻其
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爲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
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
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
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
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
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稻麥有
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
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
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
則烏孫東則扞彌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

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
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在
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
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
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
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
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
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

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
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
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
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
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
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
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
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
南一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
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
幣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
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
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
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
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
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
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
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

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
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
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駝出冉出
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服虔曰皆
夷名漢使見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
閉於夷也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
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
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
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

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
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圍李將軍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
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
秋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漠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
屬騫旣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
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

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恠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

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公王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

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
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
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
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
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
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
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扞彌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

為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
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
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外國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

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
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
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計議皆曰必先納
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云神發易書以卜

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
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
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
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
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

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
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
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
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
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
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

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
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
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
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
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
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
自言數為漢
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
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
耳徐廣曰
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
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偏言外國災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
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
封三年王恢數使為樓蘭
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
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
玉門矣韋昭曰玉門
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
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
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
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

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彌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

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觶抵出奇戲諸恠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觶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

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進熟美語如成熟者

言曰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出其北有胡寇

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罵詈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

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
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
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
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焉故號
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
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
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

皆飢罷攻郁成大破之所以殺傷甚衆貳師將
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
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
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
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
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浞野公卿及議者皆願
稱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
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

頭易苦漢使矣

晉灼曰易輕也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

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

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

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

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

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亦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邑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

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

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

及載糈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

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

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

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

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

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

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

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令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

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
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援
且至至我居內而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
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
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
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
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
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

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
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
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
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
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
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
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
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徃攻破郁成
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
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
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
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
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
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
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
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
馬千餘匹二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

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
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
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
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
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
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
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
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
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

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敘賓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一孟康曰根枯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

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

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

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失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

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二年也

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

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侯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

人也屬之

徐廣曰屬一作畢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

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

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

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

韋昭曰咕

囁附耳小語聲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漢書音義

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曾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

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

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

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

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

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

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辭飽得過乃丞相以
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
道魏其度無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
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
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
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音謗不仰視天而俯
畫地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口芳細反倪音詣幸天下有變而
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

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音杯酒不足引他過以
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音王侵犯骨肉此所謂
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音折丞相言亦是唯明
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共內史鄭當時是魏
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
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音句趣效轅下駒吾并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第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

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位扳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

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

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

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

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卽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

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

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

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